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

陸氏德明曰曾子孔子弟子名參以其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

黄氏榦曰通論冠昏喪祭諸侯所遭之變吉凶雜出擬議無從際會雖不可知而曲禮必不可闕曾子圖其變而豫爲之問夫子因其問而豫爲之處曾子所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虛位也而實理寓焉夫子所答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

權制也而經常在爲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
答易曰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此之謂也
顧氏炎武曰讀曾子問乃知古人於禮服講之悉
而辨之明如此漢書言夏侯勝善說禮服蕭望之
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唐開元四部書目喪服傳
義疏有二十三部昔之大儒有專以喪服名家者
其去鄒魯之風未遠也故蕭望之爲太傅以論語
禮服授皇太子宋元嘉末徵隱士雷次宗詣京邑
築室於鍾山西岩下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齊
初何佟之爲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陳後主在

東宮引王元規爲學士親授禮記左傳喪服等義

魏孝文帝親爲羣臣講喪服於淸徽堂而梁書言

始興王憺薨昭明太子命諸臣其議從明山賓朱

異之言以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梁陳北齊各有皇帝皇后太子王侯

以下喪禮之

書謂之凶儀夫以至尊在御不廢講求喪禮異於

李義府之言不豫凶事而去國恤一篇者矣舊唐書李

義府傳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

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爲備凶事非臣

子所宜言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之裴守

眞傳爲太常博士高宗崩時無大行凶儀守眞與

同時博士韋叔夏輔抱素等討論舊事創爲之

宋史章衡傳熙寧初判太常寺建言自唐開元纂

修禮書以國恤一篇爲豫凶事刪而去之故不幸

遇事則捃摭墜殘茫無所據今宜爲厚陵集禮以

貽萬世從之

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服期年喪欲大祥畢更服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言孫爲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禫兩月不知用何典禮若曰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亦已康復於宮中自行二十七月之重服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也詔侍從臺諫給舍集議時朱熹上議以紘言爲非而未有以折之後讀禮記正義喪服小記爲祖後者條因自識於本議之末其略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爲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傳云父歿而爲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

經未詳何据但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可以傍照至爲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之文儀禮喪服篇不杖章爲君之祖父母下疏亦引此趙商問答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日上此奏時無文字可檢又無朋友可問故大約且以禮律言之亦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但以禮律人情大意答之心常不安歸來稽攷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

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所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昔人謂讀書未到康成不敢輕議漢儒以此嗚呼若曾子子游之論親受學於聖人其於節文之變辨之如此其詳也今之學者生於草野之中當禮壞樂崩之後於古人之遺文一切不為之討究而曰禮吾知其敬而已喪吾知其哀而已以空學而議朝章以清談而干王政是尚不足以闚漢儒之里而何以升孔子之堂哉

姚氏際恒曰當時老子之徒欲絀吾儒以崇其師故莊子有孔子問禮於老聃之說而史遷妄述之

世俗遂爲口實可歎也此此篇多作吾聞諸老聃及老聃云之語論語孔子之徒多曰吾聞諸夫子此用其說以見孔子爲老子之弟子也夫老子絕仁義毀禮孔子必不問禮於彼而津津述其所聞如此此爲老莊之徒所作無疑後儒無識漫采入記遂致以儒書而甘心崇老絀儒更可恨也至其問答多近迂僻鮮可施之實用而蹖駁處時見

陸氏奎勳曰曾子而外言氏之問一卜氏之問二曾子獨以子稱書成於曾氏門人也就中亦有疑者如請期之女因喪而改嫁太廟火而接祭魯

昭公喪慈母衛靈公弔季桓子當由漢人記錄之訛曾子在聖門隨事精察能悟一貫之道者此書可以想見豈徒議禮者所當切究乎

姜氏兆錫曰此篇多論喪祭之事內無問詞而孔子自言者四條游夏問答者三條餘皆曾子與孔子問答之詞故名篇應氏曰曾子以醇懿之資爲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故歷問吉凶雜出不齊之事於聖人而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經事而不失其經也其

後眞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應答略無留難見益高矣

任氏啟運曰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此篇便見曾子精察處唯能精察方能力行故王伯厚曰曾子之學博而約者也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大祝音泰裨婢支反

毛氏奇齡講曰曾子問一篇多舉變禮此言生子告君之變者故問曰君旣薨而世子始生其禮如何夫子曰當先告於殯凡在朝之臣自卿大夫至於士皆從攝主北面而立於西階之南所云攝主謂上卿之代國政者其在西階南以殯在西階立其南將以告也　徐氏東曰此君字無明註以世子推之則天子諸侯皆稱世子若君薨推之則天子無稱薨者此專指諸侯言也註疏闕也　章氏大來曰疏引公羊云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旣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也若然則春秋桓二年書子同生是時

桓公尚在且適夫人文姜所生也稱子何耶　毛奇齡答曰三禮惟儀禮最叵信三傳雖公羊最叵信春秋書杞伯姬以其子來朝其子時杞惠公尚在且亦伯姬適夫人所生然而夫子書子此經文非左氏傳也若謂君在稱世子則衛靈公薨而夫子春秋直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滕定公薨而孟子稱世子謂然友又曰是在世子豈孔孟非也　盛氏唐曰攝主二字不得明白据鄭註謂上卿代君聽國政者孔氏不能疏竟闕此一句不置解說揣鄭氏之意似指冢卿攝職如論語所稱君薨百官總己以聽

於冢宰爲言第其所云代君者不知所代何君君薨而世子始生則從前無儲君槩可知矣先君可無子而社稷宗廟則不可一日無君吾不知其時有長庶與否即無長庶亦必擇五廟支庶受顧薨葢腹中之子其爲生死與雄雌未可據也考之攝政之典凡見諸經者有三一則上卿攝職如論語所云是也一則支親臣攝政如明堂位稱周公居攝之禮是也一則支庶攝位如魯隱攝其位以與魯桓宋穆攝其位以與宋殤是也此云攝主必是親臣居攝與支庶攝位二等恐鄭註上卿聽政或有誤與　毛奇齡答曰以禮

教難明之日獨能瑯瑯言之且宛委曲折以盡禮意

此眞空谷一足音也第前人說禮但解儒說而不能

解經此當解經文攝主二字不當祇解攝字也喪大

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言死者雖無子亦不可無主

喪者故喪有攝主必借他人攝行之喪小記所謂男

主使同姓攝之女主使異姓攝之是也第攝有不同

小記士不攝大夫謂位有等差士以士攝大夫以大

夫攝故雜記士之子爲大夫而死則父士不爲喪主

必借一他大夫之子暫爲主喪而喪畢而徹今國君

攝主則定無有一他國君可借之來主喪者亦定無

有一主喪國君可喪畢而徹去者則其爲親臣攝政支庶攝主二等無疑也蓋以此攝君卽以此主喪無二攝亦無二主也但此云攝主則專以喪主言而攝政攝位皆在其中觀後經又云衆主人則唯喪有喪主有衆主衆可主喪衆不可主國也但宋後言禮多尙臆見蔡沈注周書必謂周公無居攝事使尙書三禮春秋傳國語史記諸書一槩滅沒且防微杜漸而唯恐操莽諸奸得以藉口夫操莽所行亦惟以異姓居攝陰藉殷商冢宰攝職一例以濟其奸與喪大記所云同姓攝主大別此正需擇一貴戚親臣以鎭定

之而反曰周公必無此事得毋非種之鋤先當去葛藟之本根與若魯隱攝位亦春秋變禮然以季友之奉子般例之則亦國家所必有之事但此時當據周公不當据魯隱者以周公居攝原有成王魯隱攝位則國無二君隱爲君則桓不得並爲君也此又攝位之不可比例者也　王氏錫曰攝主不獨主喪兼主國政如春秋文六年晉侯驩卒按左氏傳至明年而始立靈公以有趙盾爲之政也此即上卿代君聽國政之說也但後經如已葬而世子生其告無攝主此是省文孔疏遂謂君既葬訖則喪之大事已畢攝主

可不必與羣臣列位西階下則似攝主專爲主喪而設矣且此時先君既葬則世子應立與否正需一攝政者爲之主國曾子所云可以託六尺之孤者全在此際而反謂攝主可徹以此解經毋怪乎議輿獻禮者謂六經無一可据嗟乎豈六經無可據與　李氏焜曰疏云西階近殯謂周人殯宮在西階上也第周人西殯所以賓之此在檀弓解義甚明祇殯不當棟而當楹不在堂而在庭階之閒則偏頗偪仄何以自安且此義從來莫解何與　毛奇齡荅曰先仲氏嘗言三代殯宮皆在祖廟祖廟堂上雖不藏主然迎

尸出祭則凡尸與主皆必在堂行享獻之禮此先王
先公神靈陟降之所豈可容殯不得已而殯之庭階
之間此先聖制禮之最苦心者或以爲商殯祖廟周
殯路寢寢即是階路寢者大朝之階也則生時負扆在牖閒死降於
階路寢聽政之所非居位之地似乎非禮況歷考周制僖八年致
哀姜於廟則左氏譏之曰不薨於寢則不殯於廟分
明別寢廟爲二而襄四年季孫欲貶定姒不使殯廟
則周制殯廟歷朝顯然儀禮後起誤以殯在正寢實
非是也此皆舊註所未及也　毛氏遠宗曰禮凡君
在生子必先行告子禮內則所云告於君是也及三

日行負子禮春秋傳所云卜士負之是也然又必於此三日之內擇一日行接子禮內則所云接子則擇日接以太牢是也今以三日負子之禮改作見子并名子之禮而接子則不及焉此正君薨變禮也但告子於殯亦必有日不知是時生子幾日設殯又幾日耶　毛氏文輝曰經無明文解亦不備第熊氏云下稱奠幣於殯東則此告子在既殯以後若未殯以前則世子主亦不告也據此似必既殯而生者始行告禮殯前雖生子總不得告焉能計日乎　毛奇齡答曰熊氏既語滯而孔氏引此又無明斷遂多疑義夫

熊氏所云不告非竟不告也謂告無禮位必待殯而後告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凡在殯前所生者或待七日或待五日總增減亦只在七五日內何謂無日但與君在時生日即告爲不同也故云此變禮也　奇齡又講曰凡告神必有幣乃以接神之官名大祝者服緇衣或元衣而加冕持一束帛凡十端以爲告神之辭於時從西階上升至等級盡處止不上堂恐告時亂神聽先命勿哭　遠宗曰周禮春官有大祝小祝大祝者祝官之長註疏闕　盛氏唐曰裨冕鄭氏謂是祭服又謂諸侯之卿大夫所服又

謂裨冕則大夫按玉藻諸侯裨冕以朝又覲禮侯氏裨冕至覲禮注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則裨冕用廣不止祭服且天子諸侯皆服裨冕何言卿大夫耶　奇齡答曰裨者卑也言服之卑者天子諸侯皆有卑服不止卿大夫天子以袞冕以下為卑諸侯以鷩冕以下為卑卿大夫以絺冕以下為卑此註云絺冕元冕則卿大夫服耳然而裨冕以衣言冕以冠言袞衣自山龍以鷩衣自華蟲以下毳衣自宗彝以下皆畫繪者至絺衣則刺藻米黼黻以為繡又名繡衣若元衣則無文矣蓋諸衣皆以元為質而加績加

繡唯元則有質無文大夫之服也其曰卿者以兼有絺衣耳至於冕則各以旒玉之數分別等數絺冕五旒十二玉元冕三旒十二玉大相懸絕而其稱裨冕則無勿同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服裨冕而實有分別此須知禮者一指出之若註疏則焉能詳乎　文輝曰此時宜服袞因重告事故服冕冕因接鬼神宜自下故服裨冕必兼二義始備　盛氏唐曰束帛據孔疏謂一束帛即十端也然又以十端爲五兩夫十端兩分則以五端爲一束兩五端即兩束矣然又稱一束何耶且雜記云一束五兩一兩五尋古八尺爲尋

五尋者四十尺也每兩四十尺則一端當有二十尺疏云端則二丈是也然疏既以二丈爲鬼神倘質故用偶數乃又云鬼神以一丈八尺爲端盡用陰陽之故以求之一丈象陽八尺象陰則二丈與一丈八尺即相矛盾矣且未聞一丈是陽數八尺是陰數也且周禮註云幣用牟元牟纁陰陽備也何也以元是天色纁者赤黃是地色也乃又云十端六元四纁五兩三元二纁故作嬴縮以分之豈色分陰陽六四三二亦分陰陽耶　毛奇齡答曰帛無稱一端者亦無稱五端者十端即五兩然是五兩端非兩五端也古束

帛之法每端二十尺則必取四十尺帛聯而不分從兩頭卷至中間各得其半而中仍五斷謂之一兩合五兩而成一束是一束即十端亦即五兩然而祇可作一束不能作兩束者以端但有二四六八十而無一三五七九不能中分故云束帛者是五兩端非兩五端也若謂每端二十尺是鬼神尙質之數則古凡用幣皆以二十尺爲一端即昏禮聘禮覲禮所謂束帛皆然豈亦交鬼神耶夫既云二丈交鬼神又云一丈八尺交鬼神其矛盾無理固不待言矣且亦無有以一丈分半端八尺又分半端者鬼神用幣應減去

二尺比之喪禮所云明器不備者名爲制幣朝貢禮有云制幣一丈八尺是也特此一丈八尺作一端三丈六尺作一兩懸嘗臆推其陰陽之數深歎古先聖用心眞有非後世經儒所能測者考陽數九九陰數六六周易以陽爻爲九陰爻爲六是也乃以一端計之則二九一十八一丈八尺者九九也以一兩計之則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者六六也九九六六所謂合陰陽之數以交鬼神義固如此至云十端之色六元四纁則色固宜分陰陽而六四之數又全不合六四皆陰數何有乎陽旣成五兩則但以三元二纁分

作陰陽足矣若又分六四則必仍有一三五七九之端數而後於五兩之外可加以六是舊四割三倘不能辨而欲以之辨陰陽不其難乎況既分陰陽亦凡幣盡然何必定交鬼神乎　章氏大來曰升自西階以殯在西階上也然而殯在堂外升階但至階不能至堂今曰不升堂則堂又在殯外矣何以言之　毛奇齡答曰此堂字原宜註明而鄭氏失之孔氏又失之考堂有二義一是堂室之堂古寢廟之制室又棟後堂與序則皆在棟楹之閒而自楹以前並謂之階故檀弓謂夏周殯階殷殯兩楹正以階與楹並相値

也今殯在西階則殯且不能上堂何況告殯此非其
義也一是堂壁之堂凡寢廟內外不拘阿棟欄楹自
階級以上並謂之堂故明堂九室總稱堂壁爾雅曰
堂塓壁也而階級多寡亦卽以堂之高卑爲準如白
虎通曰天子之堂九尺則階是九級以一尺爲一級
也且亦名九等以一級爲一等也降而諸侯七大夫
五士三堂階皆然故此云升階盡等卽可升堂則正
是堂壁之堂而注疏不及總是闕也　遠宗曰然又
有疑者一階是一等此爲每級言之也然又有統緒
級爲三等之說無問九七五三而槩以三等分之如

天子九階則以三階爲一等士三階則以一階爲一等是也考升階之法吉禮拾級以吉禮而兼凶禮即用散等拾級者左足此級右足亦此級也散等者則於盡階一等左足此級右足即彼級然後一躍而升堂謂之散等今生于告殯正吉凶兼行之禮此時散等則一足著級並無兩足可兼著之理焉能駐足況告殯大事當有定位觀後經告見在殯東南隅則此東南隅即告位也天下有堂壁未升踞階横叫而可以成告禮者乎　毛奇齡答曰禮原有不可解者據所云拾級散等亦甚明切且盡等無駐足尤精核之

至講禮如是則孔鄭蒙昧俱可開闢斯禮當大明於天下矣但說經不當執一經說禮不當執一禮愚嘗謂三禮唯儀禮最劣顧他經可通則未嘗不取以相證如此踞等呼告之說他經鮮有而唯儀禮則屢見之既夕禮商祝告啟柩亦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而告聘禮使臣歸而君薨則使臣復命時亦執圭入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而告則此西階盡等處正是告君行禮之位與他禮吉凶散等又別然且士喪禮浴尸則管人升階亦盡等不升堂而受潘喪大記管人授汲亦如此燕禮君饗樂工則笙人升階亦盡等

不升堂而受爵禮當數見即不得執一是以疑衆非矣所謂說經須裁決又須博通經儒於此際則倍宜猛省耳　毛奇齡又講曰於是大祝作聲者三以警神聽而然後告之其曰某之子者以所生之母表其子也聲不知何聲　徐東曰鄭註聲噫歆警神也則必噫歆二字並是聲孔疏謂論語子哭顏淵曰噫檀弓公肩假曰噫皆歎聲歆者享也則祇噫一字是聲而歆與警皆噫義夫享與警不並出享即不警警即不享矣且祇此一歎亦安能享況此時告神何享之有　毛遠宗曰此孔疏誤也据儀禮注噫歆皆作噫

興是噫歆二字連見歆即興也歆可解享則興亦可解享乎　章大來曰既有噫歆字此即聲也又疏曰不知何聲然則何以知其為噫歆耶　毛文輝曰噫歆必當時相傳之言如此與論語稱文莫公羊稱登來並同特不能舉似其聲耳　毛奇齡答曰既知為噫歆又不能舉似其聲終是疏失按噫即楚詞之款發聲之字歆即佛書之訶收聲之字若欲舉似其聲大抵如咳聲作唉哀音嗽二字以噫與唉與興與嗽皆聲轉字也

張氏燕斐曰然則朱子家禮凡廟祭獻享既畢必主

人以下皆出闔其門使祝噫歆作咳聲者三然後又
啟門而入歆福受祚所云欬聲與今所云咳嗽作唉
嗽相合豈朱子當時亦早有受之者耶　毛奇齡答
曰以唉嗽解噫歆此是愚見從前未有言之者朱子
所云咳聲亦想像當如是耳但此是凶禮歷考羣書
皆是主廟未定神魂無所依而作此聲以警覺之故
既夕禮啟殯士虞禮反哭遷廟禮安主及此初喪告
子禮皆未經作主或有主而遷徙震動不得已始作
此聲今朱子誤作廟祭則明明寢祏棲息已久而反
呵咳以警之是驚之也非享之也且吉凶不並行以

廟祭而行凶禮可乎。毛遠宗曰某以后夫人之氏言禮諸侯一娶三姓公羊謂魯有三宮郎三國女也每國有姓故得稱某氏若三姓姪娣則何稱耶左傳季氏告生有云南氏生男敢告嫡庶未詳曰姪娣雖同姓然各自有稱如魯隱之母爲孟子之娣俱是子姓魯閔之母爲哀姜之娣俱是姜姓然一稱聲子一稱叔姜則隱閔生時其各稱某子某姜之子無所闕也此不患以同姓溷也

毛奇齡又講曰告畢始將所執束帛升堂而奠安於殯東之几上哭畢降階　毛遠宗曰殯東有几者鄭注謂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此語原未明乃疏引

說則未免杜撰據庾氏謂天子諸侯惟下室褻奠有几殯前無几此必重繼體而特設之者則下室有几之說諸書無据故孔氏非之乃皇氏熊氏又以爲殯前原有几但爲朝夕奠而設常在不去因又特設此殯東之几孔氏主其說以爲不易按儀禮喪奠有堂室之分唯始死奠襲奠含斂奠皆在尸東謂之堂奠至大斂以後則凡大斂奠朝夕奠朔奠薦新奠皆移之入室而奠於奥閒東設西向鄭氏所云不在尸傍又云不統於柩者總謂之室奠若然則此朝夕奠正室奠也與已入室而尚曰奠於殯前常在不去何皇

熊孔氏皆夢夢與　毛奇齡答曰所贊極是世嘗謂于祖漢儒而薄宋儒予甚不平舊儒說經原有駁不可道者特宋則倍甚耳如此經初似易明而展轉研究即轇轕頓起此非以經解經不可大抵几不爲奠設諸說必以几屬奠故致轇轕按几者案也所憑按之物也唯吉祭則肆筵設几按席具備喪奠荒略即厝地已耳故士喪禮於大斂始用席而檀弓曰虞而立尸始有几則大斂以前奠皆厝地至大斂而始用席席即筵也若几則於喪奠禮一槩不用然而殯前則實有之按顧命設几並非燕享然而牖間及兩

序兩夾並設五几此豈有五筵則其閒耶故宗伯司
几筵有云喪事設葦席右素几此或以席連几喪事
即是喪奠乃又曰每敦一几謂每一殯前必設一几
是分明於柩堂前虛設一案以爲憑並非奠席是以
鄭氏廣其義謂周制雖合葬而當其並殯則必各几
以判其體至並藏於匵則然後共几以合其氣夫父
母並奠先父後母後經所云奠先重而後輕者假使
几爲奠設則父母並殯祗几一而先後奠之足矣乃
並設兩几而仍不並奠則几不因奠而設斷可知也
故此所用几即在殯前原設之几以殯前即殯東殯

以東爲前故直曰殯東几上是固以經解經之皦皦然者諸說紛紛何爲乎　毛氏奇齡又講曰當大祝哭時君之親臣與卿大夫及婦人在房者皆哭不踊祇盡哀而各反初位遂行朝夕哭奠之禮以殯後哭有時時在朝則行朝哭奠禮耳　盛氏唐曰衆主人在喪大記註謂父兄子姓士喪禮註謂庶昆弟此註曰君之親總以同姓諸臣槩之卿大夫則異姓臣也衆主人位在主人後卿大夫位在主人南註疏總未詳　毛文輝曰房中註疏義亦未備喪大記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以下有東房而無西房此諸侯婦

入則當在殯西夾房名西房者蓋以左右位言則男主殯東婦主殯西今殯在西階則西牆偪仄故婦退而入西房南向拜客大記所云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以是故也　章大來曰未殯以前則哭不絕聲因有代哭之禮既殯以後則朝夕二奠始立哭時然又非門內居廬思憶即哭之比哭有時且亦有位今行朝奠禮則哭位宜在殯東乃攝主卿大夫襲立階南而曰反朝夕哭位將復上階詣殯東耶抑即在階東就外位耶　毛奇齡答曰朝夕哭位在前儒亦周章不明若條理之大概主人先就外位立門外東方拜

司奠者此是一節然後入門就內位立堂下直東序西面俟奠者入此又一節至於奠時則奠者入室主人雖不隨入然必位近殯東不降立堂下俟奠者出而哭踊拜送此又是一節則即此一位原有三節並非反位二字得以盡之註疏闕也　章大來曰朝夕哭禮臯氏謂先奠後哭今以告子故先哭後奠而孔氏非之但考士喪禮則奠先既哭奠後又哭今以告于故一哭即已則第行變禮而常禮總廢可乎　毛奇齡答曰禮記國有大祭祀禁哭則雖朝夕哭亦不哭而奠今告子大事雖不禁哭然第重其事而一哭

而止何不可也　章大來曰此告子哭而不踊至後見子則踊三者三一過輕一過重何也　毛奇齡答曰此不踊非輕也以告子兼吉事哭而不踊謂夫吉凶當兼行也此爲告者言也踊又踊非重也孝子而見殯痛也宜踊也以孝子初生而即見殯又痛也又宜踊也此爲孝子言之也此皆注疏所未及也　毛奇齡又講曰於是大宰之副掌贊弊之官所稱少宰者升舉前所奠幣降而埋之階閒而禮終焉　徐東曰但舉幣耳何以知其埋階閒耶　毛遠宗曰禮多省文既已奠幣則舉之安用定無有舉而弃之者禮

事神幣玉必藏階間藏者埋也 徐東曰然有疑者階間兩階間也兩階即東階西階則兩階之間即中階也豈有中階埋幣玉者 毛氏奇齡答曰豈惟幣玉凡喪祭闕物苟涉神事如毛血膋瓶圭璽梱纊類求有不埋階間者至士禮無狀於沐浴櫛簪時甚至掘坎播藩於階間稍西是豈中階出入不避蕆蹴竟以此爲坎瘞之所初亦疑之及讀顧命爲是時成王大漸當危疑之際且將行大禮甚備乃自門及堂及階皆有二人執兵器捍圉其間而中階獨無有其在路寢南面祇設四人每階兩人各綦弁執戈上刃夾

東西階戺至東垂之階西之垂北之側階亦有執戣

執鉞執鋭者與兩階合而爲五始知朝寢宗廟凡殿

堂正室皆無中階大抵南面兩階東西北各一階合

五階唯明堂九室其在南面者始有中階且東西北

各兩階合九階若禮註又稱三階則每以一階分三

等說見前盡等句此豎三非横三也自鄭氏誤解考工記謂

宗廟朝寢與明堂同制遂昧此義予向答明堂問已

備舉其誤第世人疏忽少見多怪每言禮到極核處

反似不經一若癡子說笑話者眞可歎也　宋氏襄

札問昨偶反覆講論辨證鑿鑿深歎此書成後加惠

後學眞如闇室一鐙自曾子問以來未之嘗有也第私議第一節所辨天子無稱薨之理則此世子當專指諸侯而言其說固是但論語載孔子答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問亦有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君薨可因天子而推及諸侯此君薨世子生之禮亦可因諸侯而推及天子不必專指諸侯也其說何如　毛奇齡答曰此一條係徐曼倩講義曼倩爲徐仲山先生之子世嬗家學其言當不謬雖此禮本天子諸侯通禮必指定諸侯反似拘泥且無大關係要其義則不可非也來教以論語君薨與此君薨比

較似謂高宗本天子不當引此諸侯禮一若崩薨二字可通見者不知此是古制與商制周制不同按夫子答子張問凡有三見一見論語一見檀弓一見尚書大傳論語指諸侯言檀弓則曰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指天子言而書傳則又曰君薨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若合天子諸侯以爲言要是古制遺文如此在天子諸侯原可通用而夫子一答三書各出此與曾子問篇不得相比儗者蓋曾子問篇係周制定後一如曲禮所云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雖生世子禮亦天子諸侯通見而君薨

二字則專指諸侯不可混也若云禮既通見何必諸侯則此禮後文有云世子命名大宰當即以其名告五祀山川矣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有等殺矣況五祀極卑凡天子未殯與殯而未葬皆得廢五祀之祭乃君喪假在殯而世子命名不告天地而反告之殯宮之五祀非諸侯乎

朱氏軾曰祝聲三註謂噫歆疏謂祭祀神之所享爲歆愚意噫如今祭文曰嗚呼歆如今尙饗蓋求神之辭必三者求之迫切也儀禮既夕士虞皆然唯虞祭闔門啟門義不可曉若後世以噫歆爲咳聲用於吉

祭不知何據予校祭禮曾以噫論噫歆闔門啟門之義今讀曾子問悔前見之未審也

姜氏兆錫曰攝主謂上卿攝國事者王六服衮冕爲上餘衮冕以下諸侯卿大夫通得以其差服之總謂之裨冕茲服裨冕者重世子從吉之禮也等謂階等祝聲三所謂噫歆之聲以歆神聽而告之也某夫人氏也房中謂婦人也反位謂反朝夕之哭位升舉幣舉而埋之西階間也

方氏苞曰不曰冢宰而曰攝主者或冢宰喪疾亦得以他卿攝也告子生攝主泣之子見則就羣臣之列

以執事而不稱攝主別嫌也子未生朝夕之奠宰爲攝主宜升堂闔于生則與卿大夫同位於階下而不與祝同者三日子見然後從子以升示既有嗣君則致攝主之事而共宰臣之職也　尚書顧命太保太宗與太史俱此記子見宰宗人從祝以是知先君在殯太宰宗伯有大事必偕而四卿皆無堂事有司必專司其事然後得與故顧命無祝以無告神之事子見無史以無册命之事也告殯而不升堂以別於子見而前導也

任氏啓運曰按此章先生即告三日乃以名告非未

名不告也又按大戴禮太子生太卜持蓍龜御堂下卜名命曰某太師吹律定聲內則言適子君命之庶子使有司名之是名皆豫擬生之日即卜而定之或吹律而定之三月見於父父咳而名之以重其禮非三月前子尚無名也禮見子大史奉書堂上曰世子名某者三帝曰授太祖太宗社稷於子者三命名之重如此況君薨無主待子爲主何加其急而日未殯不告乎竊意未斂則尸在尸在則以生禮待之直告於尸既斂則告於斂隨襲斂之地皆可以爲禮位殯即成服既殯則告於殯乃以神道待之也

齊氏召南曰君薨而世子生稱世子以別於餘子也其告殯則云某之子生即是君薨稱子某之例又按經文是舉天子以例諸侯故有小宰太宰此大祝即周禮大祝也又按士虞禮祝升止哭聲三啟戶注聲者噫歆也將啟戶警覺神也賈疏曰若曲禮云將上堂聲必揚故云將啟戶警覺神也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一終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曾子問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祝大宗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

大音泰少去聲奉捧同子從人從之從去聲見音現

彭氏廉夫曰三日既殯即名者屬不可以無主又諸侯五月而葬若侯三月則殯或存或啟未可知故權爲之禮

毛氏奇齡講曰此以三日行見子名子之禮攝常禮三日負子三月始見而名之今遽行此者以喪禮略也於衆主衆臣一如告子時北面階南其中有掌敎令之太宰主宗廟之太宗皆裨冕俟事唯職養子之少師則以手捧子其身與子皆著衰前時所云太祝裨冕者今亦裨冕而先行將以告殯然後少師捧子在祝後太宰太宗又在于後入殯宮之門而階上階

下之哭者皆止侯告殯也　又曰少師乃奉子升殯前北面祝立殯前之東南隅作聲三告曰某氏之子某名從執事之臣敢見告畢子拜稽顙哭諸執事之臣衆臣皆哭三踊而三之凡九踊然後執事者皆從階降與階下諸臣並東反朝夕哭位且皆袒然後子踊房中亦踊如前數乃襲衰而扱以杖成人之禮也於是亦朝奠出　毛氏遠宗曰此見子名子禮也然在三日則祗是負子之內據內則云三日而負子三月始見子名子則此時但當負子至階而不必告見況此時甫在殯諸侯當五月而葬則三日負子至三

月而始見子名子其於時日未闕也乃急急告見且註曰喪禮簡略果簡略與抑別有深意在與　毛奇齡答曰此又前儒之無識當刊正者古者三日負子爲養子也故卜士負之士之妻養之此固不必瑣舉者故曰喪禮簡略謂當略此一節也若名子大事當君在時則從容命名無所關係今幼沖甫出腹正國家危疑之際宜早立名告天地山川以定其位使中外曉然何待三月況諸侯五月而葬雖有餘月然周禮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未葬而先即位則亦稱君如魯僖以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而文公以次年正月

即位相距祇一月先公尚未葬即稱爲公令此攝主自當仿周公居攝先使成王踐阼正君於上定非魯隱攝君魯桓尚爲臣之比則預行其禮此在夫子自有深意而第以簡略槪之可乎遠宗曰季桓已立康子又以南孺子遺腹屬告生改立乃肯告而子即被害豈無故與　李氏日焜曰據疏云子自爲主故不從攝主則攝主但主喪而兼攝政其不攝主位可知矣　來氏燕雯曰太宰主敎令則此時無敎令可主安用太宰此及太宰則正以冢宰攝職兼作喪主故告子時有攝主而無太宰以太宰即攝主也此見子時有太宰而無攝主以子自爲主而太宰

相之予旣爲主則太宰不必又攝主也此則太宰攝主彼此互見之顯然者得毋此太宰即攝主乎

毛奇齡答曰攝主如親臣天子諸侯亦多有以親臣爲太宰者如周公爲成王太宰公子羽父請爲魯隱公太宰是也此之太宰或如尙書所云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則曰攝主即太宰何不可乎　毛氏文輝曰太宗即宗伯曲禮六太以宗伯爲太宗是也然又稱上宗顧命上宗奉同以宗伯爲上宗是也然並無稱宗人者宗人是宗伯之屬別是一官此以宗人爲太宗亦有据與　毛奇齡答曰太宗稱宗人不見他書

左傳有宗人釁夏國語師亥曰公室之謀不過宗人顧命授宗人同周禮春官職有都宗人家宗人皆是宗伯之屬與此不同　徐氏東曰周禮周官皆有太師少師總是尊官此以少師註養子之官微覺不合不知此何等官耶　毛奇齡答曰少師養子官禮無明文但周官師保保敎養太子之官則此少師當是師保之副故內則於負子時云保乃受子使士妻養之則保乃保副或者此師即師副因稱少師別無他義　章氏大來曰少師奉子以衰疏謂少師與子皆著衰也唯皇氏與王肅云謂以衰衣奉之此執是也

毛奇齡答曰少師著衰何待言前告生時唯太祝裨冕今告見時唯太宰太宗太祝裨冕則餘皆著衰不必言也獨經文曰奉子以衰則旣非少師以著衰而捧子又非捧子而使子著衰此斷如皇氏王肅所云以衰衣捧之是蓋句近顛倒文捧子以衰卽以衰捧子此如喪大記子幼則以衰抱之詞例正同抱以衰裹子捧則以衰藉子也孔氏不善讀經因後文有襲衰杖語反疑子先著衰先祖然後襲之若非祖爲得有襲非著衰爲得有袒襲則以錯解後經之故而反疑前經誤之極矣世無袒襲而稱袒襲衰者前稱

袒則後但稱襲從來禮文無袒裒之言則忽稱襲裒非詞例矣且亦知後經諸踊之各有說乎祇一見子禮而既踊三三一連十八踊踊法亂矣不知踊皆有節一是見子之踊前九踊是也斯時諸臣踊而子獨不踊何則諸臣執事以子見而子拜稽顙則子方身執見禮烏得輙踊此如行朝奠禮者男婦踊而奠者不踊故經尚省文而於此特曰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踊以明子反不踊也一是成服之踊後九踊是也斯時子踊婦人踊而諸臣又不踊蓋諸臣已成服而子未成服諸臣皆爲位而子未爲位故諸臣降

階反位而子則尚留殯東以殯東即主人位也乃為位當成服且亦當踊故子踊而婦人繼之然而房中見殯近故踊諸臣階下見殯遠故不踊此如行朝奠禮者男子見奠者則男子踊而婦人不踊婦人見奠者則婦人踊而男子不踊故經於此又特曰子踊房中亦踊以明諸臣不踊也蓋袒與襲以諸臣言就位而袒為位畢而襲襲是斷句不與衰連衰杖以子言向未成服祇藉而不著今則著之禮三日成服亦三日授子杖今既成服則不唯著衰抑且授杖蓋童子不踊童子不製衰唯三年製衰童子不杖今一以成

人之禮待之而踊而杖曰凡以爲君也此則言禮之
至當不可易者是以皇氏有云童子不袒正謂袒襲
皆諸臣事與子無涉而孔氏非之固已誤矣若崔氏
曰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
殯異於未殯也彼豈不知五日成服以殯前言而乃
以殯後三日較量遲速此正爲世子告生至此始三
日也三日而成服不無太速故云云則在前儒原有
以著衰解成服者見子藉衰成服著衰吉凶次第毫
不可亂而孔氏引其說而仍然不覺反曰子已著衰
天下有未成服而可先著衰入殯門者乎孔氏去古

近尚有王肅及皇氏熊氏崔氏諸儒今盡亾矣向使善解經者得見諸書則其爲疏當必有大加於孔氏十百者此則攷古者所當思亦所當痛也　王氏錫曰雜記云童子不踊不杖喪服四制亦云婦人童子不杖則此之踊杖明是少師爲之是少師著衰固不必言但告往告見各有執事告生執事唯小宰衰而不冕告見執事唯少師衰而不冕一則小宰司幣官並不交神一則少師若冕服則於世子哭踊諸節有不能代也此又禮意之各見者也　盛氏唐曰勿哭與哭止不同勿哭禁使勿哭也哭止者哭自止也既

闔殯門則凡同異姓男婦在階上下者無一不哭然
大祝升階初不知所爲必需禁令儼奉子入則一見
而知有事矣此不必禁也孔氏乃以此較哀之隆殺
則見子大事而哀反殺於告生無是禮矣　章氏大
來曰疏謂子升于殯前爲殯東稍南殯以東爲前也
乃于祝立東南隅又謂祝立在子之西北而面東南
隅則直侵柩位矣且世無面東南隅而可曰立東南
隅者此又非誤乎　毛奇齡荅曰孔氏誤以東南隅
爲東階南隅故改立作面以爲去殯遠無告禮也不
知此即西階之東南隅也大抵殯在西階子立殯以

東即是主位而祝則又稍東而近于南隅故曰東南隅皇氏所云祝以衣立于子之東是也孔氏誤也

徐氏東曰某之子某上毋某字毋之氏下某字子之名也皇氏謂此時未立子名下某字是誤出者而孔氏非之謂定本原有某字何與

毛奇齡荅曰禮且未定何有定本按內則世子生三月必世婦抱子見君然後君咳而名之卽衆子亦然故春秋子同生必卜士負子入見而始命以名未有先命名而後見君者若然則君尙未見誰當名之孔氏又誤也　毛奇齡荅曰太宰以子名命祝史徧告

至神及域內山川之神其何時立名并立名之人俱
未聞又曰此別一節正名子禮也皇氏以爲見殯後
始作名以見子與名子本兩事也　徐氏東曰然則
究誰名之　毛奇齡荅曰據內則衆子使有司名之
唯世子不然則君在亦即有臣命名者況是時變禮
并名世子亦似無礙第不知有司是何官耳觀內則
又云命名訖遂告宰以名然後宰又遍告諸同族并
州閭等是太宰原有告名之司而此則竟以太宰掌
其命則太宰即有司也或者太宰得擬上以名而名
于殯前一如後文之所云名于禰者此亦變禮中之

近禮者也 錢氏曌曰古命子之禮凡見君君名之或父在而見于祖祖亦名之今皆無是矣若有司命名則但有衆子並無世子按春秋傳成季之將生也桓公命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當名曰友及生而果有友文在其手遂以名之則名固有不必立而第憑之卜詞中者今太卜法廢繇詞莫据仍欲以卜中得名不可再矣或者有司多立名而第聽諸神以卜定之不亦可乎

姚氏際恆曰子生三日少師奉而稽顙哭踊以盡喪禮恐不協于事情

朱氏軾曰襲衰杖奠出各一字爲一句襲謂子與衆
皆襲出亦皆出也衰與杖謂負子者衰不待告時杖
則出而杖喪大記曰寢門之外杖鄭注謂天子諸侯
之子杖不入廟外此云衰杖者見成子禮也
姜氏兆錫曰如初位者如告子生西階北面之位也
奉子以衰者以衰服承而奉之也子某之某子之名
也子拜哭且踊奉之者代之也凡踊三度爲一節如
此者三凡九踊而三節各哭踊畢降而反位然後子
與房中並踊衰服朝奠以成其爲子之禮而乃出也
方氏苞曰生時三月而見襃則三日而見者重嗣續

急欲慰先君魂魄也　世子始生見於君卜士負之君薨則奉子以少師以生卽嗣國故視猶君也　前曰太宰太宗後曰宰宗人省文也　告子生祝升盡階始命毋哭子見則有列於殯宮者已前知之故入門而哭者自止也禮行必以朝故並當朝哭之期始哭而不踊者象始死之號也後乃踊者象斂時之踊也問喪篇三日大斂而後有踊之文士喪禮未斂君使弔則踊大夫弔則不踊是常禮斂而後踊也皆袒者子袒則衆從之象始死之禮也疏謂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袒非也　奔

喪哭踊時位亦異序祝於宰宗人之上以奉子者哭則祝繼之以倡踊也　世子之生急欲聞於先君故既告而後朝奠子見之後曰奠出則奠已先陳矣蓋世子生三日見於君接以太牢必朝食而後行禮故朝奠亦設於子見之前也祝既稱子之名以見則宰宗人必前期預定其名而記無文蓋一時問答非如記禮之書儀節具詳既稱名則知名已預定猶云奠出則奠已前設可知也　徧告於五祀山川於當作及下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及當作於蓋互譌也未葬子生無不告於宗廟社稷之理云徧告及五

祀山川則宗廟社稷不必言矣既備舉宗廟社稷山川而曰及則贅矣故知當作於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禰三月乃名於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徐氏師曾曰云太宰從太祝則無攝主可知其哭踊袒襲升降由西階之類恐亦不同其餘當不異上文也

毛氏奇齡講曰此又舉告子名子之稍變者以已葬與在殯又有異也其禮當一一如前文以省文不省禮

也告禰告殯宮中主也名子在三月從常禮也前不告社稷宗廟此不告五祀相互明也　毛氏文輝曰禰非禰廟主然何以稱殯宮主疏亦未備葢葬則作主祔廟及祔訖而主仍歸寢至三年吉禘然後入廟則此時主旣入寢而殯宮掃矣然而前之殯宮卽今之寢室以前所殯西階上亦名寢世所稱正寢者也

毛氏遠宗曰前在殯告子甫三日而卽命名恐名未遍也今旣葬則正可命名之際反遲至三月以曲合常禮何與　毛奇齡答曰禮未葬稱子旣葬稱君前急於告名者以未成君也今旣葬可成君矣此時

當急於即位堂堂稱君然後以向所云攝主者爲之輔之其於稱名何有焉　李氏曰焜曰孔氏謂前告無社稷宗廟此告無五祀是互明之文則無義矣乃鄭氏又謂殯宮重五祀故越社稷告之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知可及廟則雖有說而仍未顯不知其義果是如何　毛奇齡答曰前告無宗廟此在後經有之君薨則祝斂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至既葬卒哭而後主各返其廟則當在殯時廟且無主何由得告若社稷則左祖右社相連遞及不告廟即不得告社稷矣至於五祀則未葬以前自爲墍以至祭行一

往有事而既葬則祖祉甚重安及室神此亦禮意之易明者特鄭語未顯耳孔氏既引鄭注而又以互明疏之則不可解　錢氏彥雋曰五祀之名襍見周禮禮記儀禮諸書皆無定稱月令爲戸竈中霤門行而無司命泰厲祭法多司命泰厲而不及戸竈左傳家語又以重該修熙黎勾龍爲五官白虎通諸書又以井易行已紛紛矣乃鄭注祭法又謂周制是七祀加司命泰厲與商制不同考司命之稱見周禮大宗伯注是文昌第四星下又別出祭五祀之文是司命非五祀也卽國厲之祀左傳亦嘗言之然並不指爲五

祀之一也不知祭法所言有他證否若今所稱五祀鄭又云即殯宮之五祀豈殯宮五祀又有異耶　毛奇齡答曰五祀之名實見大文者唯有月令雖周禮儀禮及曲禮王制禮運祭法曾子問諸書多五祀名然只是戶竈中霤門行五者無有他也即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各有五祀然亦只是此五者無有他也唯祭法分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士庶人一祀五等而其疏七祀則於戶竈中霤門行外加司命泰厲於五祀則反取司命國厲而去戶竈三祀則唯厲與門與行二祀唯門行而一祀反取戶

竈曰或戸或竈則自天子諸侯大夫適士所共有者

唯門行耳若司命則天子諸侯有之厲則天子諸侯

大夫有之而戸與竈則唯天子與庶人其有而他皆

不及此不知何代之制傳此異文而鄭氏不察目爲

周制反以月令所見斷作商制且即以此五等五祀

名强注之王制五祀之下而禮法亂矣按五祀二字

歷見諸經而五等五祀則並不一見且論語王孫賈

曰寧媚於竈此正指諸侯大夫五祀言之而此諸侯

大夫反不祀竈禮運曰家主中霤亦爲大夫士五祀

言之而此大夫士反無中霤又論語鄉黨篇鄉人儺

朝服而立於阼階註者曰恐驚室神也夫室神卽五祀神也向使厲爲五祀之一則儺而驅厲已非禮矣然且曰恐驚室神豈逐室神又恐驚室神耶況周禮以槱燎祠司中司命與左傳祭厲皆非五祀誠有如來訊所云者則從而斷之曰月令五祀是周制祭法五祀是前代之制非有差也若左傳家語又以重該修熙黎勾龍爲五官此卽五祀之人官一如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五人官之配五帝者此正五祀之配與他注之以五方五帝爲五祀幷以禴禘烝嘗大祫爲五祀者又復不同至於白虎通又以井易行則

漢晉後儒凡劉昭范曄輩作史書者皆遵之然故是
後世典禮無關攷据觀其後隋末唐初仍改作行而
開元以後又改作井其不足憑準槩可知也若其稱
殯宮五祀則以此時毀竈遷戸掘肂作塗辟門躐行
極擾五神故特變其稱以專屬之然只此戸竈中霤
門行五者何異之有
姚氏際恆曰按天子諸侯之適子皆稱世子君薨無
子如後宮有遺腹將舉或已有庶子后夫人有遺腹
將舉是月宜暫命攝主行事以待生男則立之猶可
也若云已葬而世子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

葬叱云攝主不知何人蓋以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須攝主也然豈可攝至七月五月之久而又移易之乎況男女未可卜若非男則又如何此禮恐未可通

姜氏兆錫曰告於禰告於殯宮也名名其子也徧告謂告於同盟諸侯也按國無曠月無嗣君之理今其禮猶若虛位待之者蓋亦極言其變與

方氏苞曰疏云告殯宮中主以斯時尚未有禰廟也但虞而作主諸侯五月而葬設始殯而子生三月殯宮安得有主蓋即以殯宮爲禰也始生即云告於禰則爲假禰之稱而非有廟有主明矣經傳多稱殯宮

爲廟與此同義　序社稷於宗廟之上者國君主社稷旣名於禰則先社稷而後羣廟宜矣

任氏啟運曰子生三日當少師奉子以衰見於禰成服三月哭於墓受齊衰以始生日如始聞喪爲始至二十五月而畢　又曰愚讀此而知國之賴有重臣也世子未生君位虛懸或一二月或七八月而朝廷晏然覬覦不作倘所生或女或不育則擇一賢德可繼者諸侯告之王王告之宗廟而畀之而莫之敢爭此國有重臣之效也不然季康子攝而南孺子之子死魯隱公攝而鍾巫之難生即以周公之聖攝且不

免流言矣故凡攝者必非可擬此位之人也顧後世安得有此人哉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

黃氏震曰諸侯受天子命爲宗廟社稷山川之主將暫違以適天子故禮必周徧如此

熊氏安生曰周禮校人王所過山川飾黃駒是天子當用牲下云幣帛皮圭以告知諸侯禮不應用牲也

何氏瑾栗曰五官鄭氏謂五大夫典事者而孔氏以

周禮設其參傅其伍解之按太宰之職參是三卿卽司徒司馬司空伍是下大夫五人卽三卿屬官以三卿而屬五人謂司徒大夫二人司空大夫二人司馬大夫祇一人故云五人是此五人者本三卿副屬非與國事者焉得專稱國家五官夫旣稱國家則未有舍參而反取伍者且五大夫是秦官周未嘗有此官名也　姚氏炳曰此五官舊亦疑之宋陸農師謂卽六卿言五則其一從行而明郝仲輿則直以卿大夫上中下士五等當之未知孰是竊意五官是合參與伍以三卿合每卿之二官而統稱之亦可通乎　毛氏

奇齡答曰陸佃郝敬朱朙閒儒者純用杜撰此固不足據者若以三卿合五人則是八官且參則取全數伍則第分取其二亦無此合法又且三卿不皆有二屬倘以三卿合司馬之屬則司馬祇一人將四官矣此欲補救參伍之失而又失之者不知此五官即曲禮天子之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也在諸侯之國亦皆有之但周官命名各不同隨所在分見原不一定鄭氏見官名偶殊輒曰殷禮此大是陋義曲禮五官以其與六太分別且以冢宰宗伯分入六太遂判謂是殷禮不知猶是此六官諸名而縣詩舉二

官王制舉三官洪範舉五官國語禘舉八官九官未聞諸官皆般禮也如此曾子問首章有太宰太史太宗太祝原與曲禮六太相同則此五官亦正是曲禮典司五眾之官其不及冢宰宗伯者侯國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第舉三而六在其中況司士郎夏官司士其職掌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凡進退臣庶一與太宰相表裏至於禮官則祝既遍告神事已畢國家典眾不必又及三宗也凡此皆注疏之所不曉者予嘗曰以經解經勿以詁解經今以曲禮解曾子問不猶愈於儒說乎

姚氏際恆曰冕而出視朝尊天子也鄭氏曰爲將廟受也孔氏曰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冕之服者按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鄭云爲將廟受也愚按祭義云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樂記云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此亦將爲廟受乎卞諸侯相朝亦於廟受又何以僅服朝服乎孔又曰爲將廟受書其禮故著冕服其說尤陋皆執禮解禮之謬也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宗廟謂祖禰以上之廟統言之鄭謂臨行又徧告宗廟孔謂一告再告則記文爲重複矣乃命國家五官而后

行五官者三卿爲司徒司馬司空之官併中大夫二
人亦有專職故同謂之五官說詳古文尚書周官鄭氏謂五官
爲五大夫豈有諸侯出不命卿而命大夫者乎孔氏
曰卿或從君行或雖在國留守如三公然總主羣吏
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
此皆枝辭遁說也陸農師曰言命五官其一官蓋從
行矣春秋傳六卿和公室宋也二王之後六官備與
按左傳宋六卿有右師司城諸名非周禮之六卿安
得謂宋備六官且謂此言宋乎又謂一官從行曲禮
五官豈亦一官從行乎郝仲輿曰五官卿大夫士中

下士按此是爵之五等非五官也從無合稱卿大夫士爲五官者且出行亦不必徧命及士也已上諸說於五官皆不能通如此故詳之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鄭謂牲當爲制字之誤孔氏曰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不知上言牲下言皮圭者互見也豈必執泥

朱氏軾曰山川非一處故待五日而徧

姜氏兆錫曰告則必奠告於祖奠於禰者互文也奠者奠幣爲禮而告之也覲禮侯氏裨冕故適天子必冕而視朝乃命告羣祀也命之言誠方氏謂諸侯有

下大夫五人故命五官也道謂祖祭行道之神也喪禮毁宗躐行其神位在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行神則於城外委土爲山形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設主於其上而伏牲其前以祭之祭畢乘車轢之而遂行也告者適謂社稷宗廟之屬過五日爲非禮以儆爲儆也牲爲制者熊氏謂王禮用犢侯則否也長二丈八尺爲制幣

方氏苞曰不言卿而舉五大夫卿數不一而大夫必五也命及大夫則卿不必言矣

任氏啟運曰天子三公八命饗冕出封加一命袞冕

義冕出封加一命鷩入朝仍用公卿之冕故曰裨冕以朝本國臨民自當用加命之冕故言冕不言裨也視朝畢即以將出告社稷山川主也又言宗廟者凡邑有先君之廟皆告之五官五大夫命之各恭其職也不言三卿或居守或從行未可定也道祭行道之神鄭云其神未聞或言黃帝子名纍妄也告用牲幣重者用牲輕者用幣天子告祖禰用特山川用黃駒諸侯疑用特羊鄭讀牲為制幣長一丈八尺諸侯用牲未知所據

齊氏召南曰諸侯三卿五大夫三卿謂之三官左傳

所云三官書之是也五大夫謂之五官此文是也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

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

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徐氏師曾曰聽朝而后入以久不在國當飭政也

又曰反必親告下當別爲一節通上兩節而言諸侯

適天子及自相見親告命祝史告皆如行時或告祖

禰或但告禰也

朱氏軾曰出不言告祖文不備也前所所告謂社稷山

川

姜氏兆錫曰適天子冕服而視朝今諸侯相朝但朝服而已然諸侯朝服爲元冠緇衣素裳而聘禮諸侯相聘爲皮弁服乃鹿皮爲弁白布爲衣則相朝亦服皮弁矣稱朝服者蓋天子以皮弁服視朝亦謂之朝服也出告於禰反則兼告於祖禰蓋文有脫義與

方氏苞曰諸侯見天子則慶賞黜陟行焉故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以致其震動恪恭之意也諸侯相見非社稷之役故不告於祖而境內山川亦不徧告也反必親告於祖禰者自禰以上出未親告也見天子不言者不必言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杜氏預曰若父母同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至虞訖反服父之服既練則服父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除訖而服母之服

姚氏際恒曰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

祔待後事猶可也此謂母喪自啓及葬不奠行不哀次何異路人乎鄭氏以其未可通作不奠父解然本文明云奠先重而後輕矣

陸氏奎勳曰鄭註改殯爲賓多此曲折吳草廬謂告殯以啓期自覺直截

姜氏兆錫曰並有喪謂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也令以若母例之葬先輕而後重先母後父也奠先重而後輕先父後母也及葬謂葬柩將出也自母啓殯以至柩出不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之屬以葬母反然後奠父辭殯故也舊說唯設母

奠不更爲父設奠此豈奠先重而後輕之義亦豈自啟殯及葬不奠之義乎學者詳味之可也行葬者柩行而往也次者大門外之右生時待賓客之處也柩至此則孝子悲哀低車暫停今爲父喪尚在殯故不得爲母伸哀於次也辭猶告也修營也及葬母而反乃於父殯設奠告以啟殯之期遂營葬父之事蓋葬爲奪情故先輕奠以盡禮故先重也虞祭亦奠之類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此之謂也

方氏苞曰禮以義起事死如生母殯啟則父不奠原

父之情而輟之也父未葬則母不虞原母之情而俟之也或曰啟以後柩車爲重主人不敢擅離而父奠又非他人可攝故不奠也　既夕禮夙興則夜過中即興而至祖廟滅燭則已質明矣以陳饌設器啟殯載柩事充時迫故無暇更設奠於在殯者盡下家之饋饌具如常雖缺殯宮一日之奠情可安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吳氏澄曰因孔子有答曾子所問宗子事故附記此章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此章亦不似聖人語七十之

宗子繼娶取老婦乎取幼女乎幼則非偶老則改節
烏可爲宗範其言良是
姜氏兆錫曰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故
年雖七十猶必再取重宗故也然此亦謂宗子之無
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則可不娶矣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
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姚氏際恆曰按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往
哭異國乃哭於家則門外之喪皆當往哭何爲哭於

家乎况冠之時冠畢往哭可也奚爲徹奠掃哭於冠位豈不甚迂乎

姜氏兆錫曰冠者謂賓與贊也至而入者其人已及大門而與主人揖讓以入也門內之喪則廢者以冠禮行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門外之喪則喪在他處而可以冠但後不必醴以禮子唯徹去設饌而掃除之以即位而哭耳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

方氏苞曰外喪謂喪家在國外也蓋伯叔父兄弟仕於異國或被放閒喪不得奔或奔而未得遂行故卽

冠所徹饌而埽爲位而哭若死者不同居或客死而

妻子在本國則宜奔哭於其家不宜爲位於己之廟

矣至王臣於后侯國之臣於夫人雖嘗祭聞喪而廢

不宜於冠乃不廢也舊說大門內外誤矣

任氏啟運曰按子可不醴賓贊不可不禮當一獻賓

卽辭以束帛儷皮歸之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

喪服而冠

徐氏師曾曰冠嘉事之重吉禮之始因喪而冠不可

也未及期日而有喪齊衰期年耳大功小功九月五

月耳待除喪而冠未爲遲也何必因喪而冠乎疑有闕誤

姚氏際恆曰因喪而冠亦迂期年數月期會未遠何不待喪畢而冠乎

方氏苞曰陳氏集說謂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則不可蓋因曾子所問自齊衰而下求其義而不得遂意爲之說非也將以冠爲嘉禮不可加於凶服則小功之親且因喪服而冠矣將謂斬衰痛深不可以舉嘉禮則齊衰之服兼父沒爲母三年與祖父母之期其痛不爲淺矣曾子所問自齊衰以下正爲斬

衰因喪服而冠至除喪之日去冠期已遠而服又極重自不得改冠故以齊衰以下或尚可改冠爲疑耳

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是乎有冠醮無冠醴（太廟之大音泰　醮子妙反）

張氏曰冠爲嘉事之重惟因喪而冠及諸侯大夫賜冠於天子孤子冠則禮殺餘不得輕廢也

徐氏師曾曰冠禮三加而醮冠畢而醴諸侯大夫服賜服不三加安得有醮而無醴乎疑當作有冠醴無冠醮

姚氏際恒曰有冠醮無冠醴鄭氏曰醴重醮輕按士

冠禮醴賓醮文醴一酌而已醮則三酌安得云醴重醮輕乎鄭依違遷就如此徐伯魯曰二句有誤當云有冠醴無冠醮則又未然此或禮言不同姑闕之

方氏苞曰大夫而有未冠者亦謂內諸侯賜有采地如周召之支子耳卿大夫士之子未冠皆無爵者也故可因喪服而冠若繼世之諸侯與畿內公卿之適子則爵列甚尊將以冕弁冠則天子未命不敢私服也而又不可以無爵者之服冠故諸侯之嗣必因類見卿大夫之子必待終喪而後請命於天子天子假於太廟以賜之所以無冠醴者醴乃加冠之賓所以

禮冠者天子既賜以冕服不敢更加冠故唯設奠以告祖禰因使人酌酒而自卒爵焉自醮以榮君之賜而無加冠之賓則亦無享賓之禮故云酌而無酧酢曰醮耳　儀禮不醴而醮者亦有賓謂國俗不同用醮而不用醴者若此篇所謂冠醮則無賓知然者既已加冠則奠後有司執事者進醮爵而無賓猶女子未許嫁而笄則婦人執其禮而無女賓也禮以義起加冠重禮故以屬賓賓親加因親醮冠者若專醮屬賓則褻矣故知有司進之也歸奠而補醮者以受服於公朝無醮也

任氏啟運曰按內則言年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年無定也夏小正冠用二月而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月無定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已雖小功卒哭而冠是即當二十亦可俟除喪而冠唯年十六以外當父母喪不忍以未成之服服其親故曰以喪冠者唯三年之喪可也期功之親同宮而適當期日乃因喪而冠耳因者從便之辭以者特用之謂觀武王既葬周公乃冠成王於廟是未十六天子父喪尚不以喪冠況齊功乎蓋以喪冠惟三年可期功不可也因喪而冠齊功內

喪冠者已入門則可未及期日不可也此此則字下有闕文當作則除喪而冠唯父母之喪可因喪服而冠曾子曰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且言可亦僅可之詞非謂必如此蓋冠嘉禮與凶喪異道且冠禮以示成人禮亦不可略也孔氏曰假如正月遭喪二月不可因喪而冠其服猶用童子禮必除喪乃冠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見音現

孔氏穎達曰孔子既答其問又釋父歿加冠之禮父兄戒賓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已冠之後埽地而祭

於禰廟已祭之後見伯父叔父乃享冠賓及贊者

黄氏震曰父没而冠之禮因上文不改冠者而併及之

姜氏兆錫曰因喪服而冠者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孔子之言而曾子疑除喪之後當更改行吉冠之禮故據以問也孔子言諸侯及大夫有當冠之年而天子於太廟中賜冕冠弁服則受者榮君之賜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於是時惟有冠之醮無冠之醴是固可以見無改冠之禮矣唯孤子除喪而冠已冠則埽地以祭禰次見伯叔父而後享冠者引此

又以見斬衰自不可因喪而冠若齊衰以下因喪而冠則亦不必更爲改冠也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酌而無酬酢曰醮每一加則一醮三加後總一醴之醮輕而醴重也

方氏苞曰古者期之親即異宮必同都宮故可見伯叔父而後享冠者與伯叔父則同室之兄弟姊妹姑見於內寢者不待言矣

任氏啟運曰適則自爲主非適則諸父兄主之

續禮記集說卷三十二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王掑辰校

鄒寶儫校